



春风红雨遍嘉善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春风红雨遍嘉善

中共嘉善县委宣传部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血吸虫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“瘟神”，在我国南方十三省市流行甚广。嘉善县是深受“瘟神”危害的一个重灾区。

嘉善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，原是个鱼米之乡，素有“银嘉善”之称。这里是典型的水网地区，南起魏塘两岸，北到汾湖之滨，东沿长白荡和东泉荡，西至夏墓荡和蒋家漾，处处是水乡，交通靠水道，耕地都是水田。水，给嘉善人民带来了莫大好处；水，也给嘉善人民造成了无数苦难。解放前，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，水患成灾，“瘟神”横行，到处是一片“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悲惨景象。查县志载：明景泰年间，曾有“大疫死者相枕藉”，清同治年间，竟已“虚村绝户，败垒荒坟，田之废弃者无论矣”。由此可见，“瘟神”在嘉善流行之久长，危害之深重。

据解放初不完全的调查，从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前夕，全县有一万七千余人死于血吸虫病，出现了不少“死人浜”、“荒田漾”、“肚包村”、“孤孀港”等等。刚解放时，嘉善广大农村有许多“五瓜形”（面黄象香瓜，颈细象黄瓜，臂瘦象丝瓜，肚大象冬瓜，双脚象地瓜）的晚期血吸

虫病人，他们有田无力耕，靠救济、贷款度日。现向阳公社新联大队所在的潘家湾，三十年代初曾有五十多户人家，因“瘟神”横行，十余年间有死无生，送葬的悲嚎声不绝，婴儿的啼哭声不闻，仅两人逃离了潘家湾才幸存下来。到解放前夕，村道上荒草过膝，宅基边野兽出没，潘家湾成了阴森森的“死人湾”。现天壬公社五星大队所在的翁家坟，早先是个有二十七户、一百二十六人的小村子，解放前短短十几年内，被“瘟神”害死、敌人杀死、地主逼死的共有八十一人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，后来陆续从外地招来八个女婿，谁知不到三年就被“瘟神”害死了七个，于是远近传说着：“不用刀上死，不用绳上死，只要到翁家坟去做女婿，不过三年就要死。”那时，何止这两个潘家湾和翁家坟，它们不过是旧嘉善的一个缩影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清晨，金色的朝晖驱散了黑暗，嘉善县解放了！接着，经过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，犹如一场场暴风骤雨冲洗着旧嘉善的污垢，大地生辉，人心思前。那时，唯有千万个“肚包病”患者，喜愁交加，若有所盼。疫区人民的心愿，早为党中央、毛主席所明察。一九五二年春，人民政府就给嘉善疫区派来了医护人员，建起血防站，开始防治血吸虫病。但是，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，不仅无力发展生产，也无力战胜“瘟神”，不少病人治了又得，得了又治，治不胜治。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”。一九五五年秋，嘉善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从此，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血吸虫病，才有办法对付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”的战斗号召，敬爱的周

总理亲自签发了《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》。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，毛主席又在杭州写下了光辉的诗篇《送瘟神》。毛主席的号召和诗篇，周总理的指示，象一盏盏明灯，照亮了嘉善人民的心坎，指引着他们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。

二十多年来，嘉善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“送瘟神”，曾多次掀起血防群众运动的高潮，取得了巨大的血防成果。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，全县普查了螺情病情，建立了灭螺专业队，创造了覆土灭螺带，实验成功了十四只无螺圩。一九五八年，嘉善人民举铁臂，舞银锄，持续地向“瘟神”猛烈进攻，治疗血吸虫病患者十三万多人，血防战线技术革新之花盛开。因此，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会议在嘉善召开，天壬公社东方红大队派代表上北京参加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。一九六三年春传达第九次全国血防会议精神后，三年内，全县有十一个公社采取集中力量、集中时间、分期分批、稳扎稳打、逐块消灭的办法，大打灭螺歼灭战，在二千三百多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消灭了钉螺。跨入七十年代第一春，毛主席发出了新的“送瘟神”战斗号令，这股强劲东风吹遍嘉善疫区社社队队，迅速掀起了血防群众运动新高潮。数万灭螺大军顶风冒雪战严寒，新开了全长二十七华里的反修河，填平了无数断头浜，对七百多条大港小浜进行了降水灭螺，筑起了七千里灭螺带，攻克了祥符石坝、汾湖芦滩和蒋家漾的水下钉螺，还把东泉荡这个“钉螺窝”围垦成了米粮仓；连续打了八个战役，攻下了灭螺难关。同时，全县组织了十几个血防小分队，与赤脚医生、赤脚化验员、血防专业队员一起，日以继夜地查病治病、查螺灭螺、管粪管水。

解放军大力支援血防战斗，派来了四个医疗队，开展脾切除手术，抢救了三千多名“晚血”病人。就这样，嘉善人民在原有基础上连续奋战两年，使全县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。接着，不断排除“四人帮”的严重干扰破坏，坚持反复斗争，巩固和发展了血防成果。

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为血防工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。近三年来，嘉善人民更加自觉地投入血防斗争，处处着眼于除害务尽，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，逐步向根除血吸虫病进军。天壬、凤桐两公社和一批大队已接近达到“根除”要求，全县二十二个社、镇已分期分批完成综合性查病，并进一步组织力量，全力攻克剩余的夹杂症和“晚血”病人。至今，全县六千三百多万平方厘米历史有螺总面积，已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；全县二十一万多名历史总病人，已治愈百分之九十六以上；并且正在为实现“两无”（无钉螺、无病人）、“四化”（粪便无害化、饮用井水化、燃料沼气化、环境卫生化）而奋斗。

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，嘉善疫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人振奋，田增产，到处洋溢着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的兴旺景象。走遍社社队队，家家电灯亮，处处机器响，“死人浜”变为兴旺村，“荒田漾”成了丰产方。想想昔日悲惨情景，看看如今幸福景象，嘉善人民怎不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！怎不无限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！

在毛主席光辉诗篇《送瘟神》发表二十周年前纪念日子，华国锋同志亲笔为血防工作题词：“加强领导，依靠群众，为实现毛主席‘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’的遗愿而奋斗！”

嘉善人民坚决响应华国锋同志的号召，决心努力学余江县，赶东方红大队，加快步伐根除血吸虫病，以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

本书包括九篇文章，通过对典型事例的描述，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嘉善人民解放前受“瘟神”危害的严重状况，和解放后“送瘟神”的战斗风貌与巨大成果。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杨洗觉、郑瑞荣、张春元、蒋伯良、金天麟、唐端时、徐彩娟、姜汉林、陈华宗、徐耀祖等。

由于我们水平低，书中难免有缺点、错误，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在编写过程中，得到了血防战线上和热心血防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，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。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“水上人家”的冤仇.....	(1)
毒蛇浜.....	(12)
乍浦滩的怒火.....	(23)
“童子痂”当上了赤脚医生.....	(34)
枯杨沐雨枝叶茂.....	(46)
铁臂战“瘟神”.....	(56)
——东方红大队血防斗争故事	
“她就是我”.....	(68)
——一张照片的来历	
血防前哨的子弟兵.....	(76)
春满东泉荡.....	(90)

“水上人家”的冤仇

秀丽的杭嘉湖水乡嘉善县，江河纵横，塘漾棋布，碧波涟漪。淡紫色的水葫芦花、星星点点的水菱花在水面昂首争妍，成群的鲫鱼、鲢鱼、桂花鱼在水底自由放尾，人们在嫩桑垂柳的岸边劳动、谈笑，船队在宽阔的河面上雄赳赳地穿梭往来……。水乡，多么象一幅笔调清新的水墨画！

然而，在旧社会，绿水青山枉自多，这儿的条条河流都孳生着吃人的血吸虫，生活在水乡的人们十有六七生“肚包病”。称为“水上人家”的船民们，更加难逃“瘟神”的迫害，正象一首民谣所说的：“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，不得‘大肚皮病’，除非活神仙。”

魏塘镇运输站船工陆立发的一家三代人，解放前都长期在嘉善县的恶水上受熬煎，他们的血泪冤仇，就象那滔滔河水，流不尽，淌不完……

四十多年前的一天，在一条狭窄的臭水河上，橹声呜咽，从北边摇来一只仅两度长的赤膊小船。摇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汉，满脸汗水，神情急切。他就是陆立发的祖父陆宝坤。这年，苏北建湖发大水，宝坤的草棚被冲，庄稼遭淹，反动政府还加紧对贫苦农民敲诈勒索、摊捐抽丁。

宝坤眼看活不下去，硬着心肠卖掉了祖传的三亩地，叫老伴和儿子阿大往种田用的秧榻子船上一坐，就向着浙江嘉善逃荒，那里住着前几年逃荒去的苏北老乡。一路上，他们顶风冒雨，忍饥挨冻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了离天壬庄不远的小斗浜。

宝坤把缆绳一拴，就打量新的环境。

小斗浜的形状真象一只漏斗，浜口大，弯弯曲曲的水路通向南北；浜面小，五六只小船泊岸，就舷碰着舷。水面布满被水浪推来的各种污秽杂物，船身一动，还不时浮起一个个浓浊的水泡。浜岸东倒西坍，碎砖乱瓦斑斑驳驳地撒落着。岸边的村庄阴森荒凉，断墙残壁，蒿草丛生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也没有一点人声。宝坤正在纳闷，站在一边的老乡象是猜透了他的心思，开腔说：“这里水土不好，村里人大都生‘臃胀病’，女人不会生小孩，男人没力气干活，喏——”他扬手往村北一指，宝坤望去，只见荒坟累累，一串白色的纸锭在寒风中颤栗，隐约还传来几声女人微弱的啼哭声。宝坤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满脸疑惑地转向老乡。老乡却话头一转说：“这儿河流多，流水快，很少发大水。这臭浜上没偷没抢，也不会来抓伏。”几句话，就把宝坤头脑里的阴云驱散了。他如释重负地说：“看来比苏北强，哎，总算找到安身之处啦！”

为了养家活口，宝坤要换只大点的船给窑主运泥。他向几个窑主预支了一些米，商定用坯泥顶债。又向杨庙镇一个绰号叫“四只眼”的地主借米。这“四只眼”专向穷人放高利贷，心狠手辣出名。他硬要月息一成，当年还清，一年不清，利上滚利。宝坤为了求一条活路，还是借了一石。就这

样，东拉西借，欠下了三、四石米的债，才换来一只载重四、五吨的旧船。从此，宝坤带着一家人拚死拚活地摇船运泥。

那时嘉善的河道，条条又窄又浅，密布钉螺。运泥来回水路几十里，重船卡河底，得下水推船，轻船过小桥，要上岸扛挪桥板。每天，他们解缆满天星，回航月当空，把七八十担泥挑下船又挑上岸。口渴了，捧起河水就喝；热得难受了，跳到河里浸浸；断粮了，从河面上捞些瓜皮菜叶，或者从浜里摸点螺蛳河蚌来充饥。“水上人家”天天在水里泡，血吸虫就象瘟神一样缠住他们不放。宝坤才过上两年，就觉得肚子发胀，有时还发烧、屙血。但为了还债，仍旧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水里泡。运一船泥只能换八升米，尽管宝坤不顾性命地干，还是还了利息还不了本。老伴看着心疼，对宝坤说：“把老家剩下的二亩一分地都卖了吧，一则还清这笔债，二则儿子大了，给他办个亲事。”宝坤琢磨了好久，才答应了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，宝坤带着阿大回到苏北，卖了地，替新娘子金宝买了副银手镯。办完婚后，三个人就急匆匆赶回嘉善。恶狼耳灵，馋狗鼻尖，“四只眼”和几个窑主早已在宝坤船上等着，一见宝坤踏上船头，立刻蜂拥而上，夺去褡裢，由“四只眼”作主，三下两下把钱分光了。这家伙临走前竟说还欠他八斗米。气得宝坤头昏眼花，一屁股歪倒在舱板上，黄蜡蜡的脸上淌下两行热泪，伤心地哭泣着：“这阎王债哪辈子才还得清啊！”气恼加重了病情，自此以后，宝坤常常长吁短叹，叫唤着：“肚子要胀裂了！”

六月天，太阳象一只火球高悬在天空，烤得船板火辣辣地烫脚。宝坤拖着重病，和阿大一起摇橹撑篙，到嘉兴谢家

塘岸上挑泥。前面要经过一个宽阔的菱塘。他们知道这菱塘被一个恶霸霸占着，为了免惹是非，船进菱塘后，阿大翻身下水，双手拨开菱秧，小心地推着船行进。就在这时，岸上传来了喊声：“穷鬼，吃了豹子胆啦？弄坏了老爷的菱！”随即摇来一只小船，船头站着一个胖猪似的家伙，身穿对襟纺绸衫，手摇白纸扇，这就是那个恶霸。在他身后是三个戴大檐帽、背长枪的国民党水上警察。船一靠拢，他们就跳到宝坤船上，不由分说，对宝坤一阵拳打脚踢，还嚷着：“赔钱！照老爷规矩赔二块银元。”宝坤气愤地说：“谁弄坏你们的菱？怎么不讲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恶霸飞起一脚，把宝坤踢倒在船舱里。三个警察跑上前来，把宝坤绑了个五蛇缠身，拖到了他们摇来的小船上。这时还浸在水里的阿大，气得简直把牙都咬碎了，他怒吼着：“为啥抓人？我爹有病！”向贼船扑去。可是贼船已在恶鬼们的咋呼声中开走了。

宝坤被关进伪警察所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子里。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只觉得身子骨象散了架似的，臃胀肚子火辣辣地疼痛，伸手一摸，啊！黑乎乎地沾满了瘀血。他又恨又急，刚挣扎起半个身子，又昏倒在烂草堆上……。一连关了三天三夜，伪警察所不给吃喝，只顾打骂，逼着他向恶霸交赔偿费。

到了第四天，老伴东求西拜，好不容易借到两块多钱，交清了赔偿费和伪警察所勒索的什么“开锁费”、“饭食费”，才把宝坤保了出来。回到船上，血迹斑斑的宝坤一头倒在船舱里，剧烈地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吐血，还不时起身拉脓血。原来被打伤了肿大的脾块，生命危在旦夕。

一家人围在宝坤身边着急。金宝把婆婆叫到一边，拽下

银手镯，对婆婆轻轻地说：“把它卖了，给爹看病吧！”婆婆辛酸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到了俺陆家，饭没好吃一口，衣没好穿一件，真对不起你！”金宝说：“妈，别说这些了，给爹治病要紧。”

卖银手镯的消息，不知怎的又被“四只眼”知道了。第二天下午，阿大夫妇到岸上打短工去了，船上只有老伴陪着宝坤。“四只眼”带着两个狗腿子又来到船上逼债。宝坤说：“借你一石米已经还了三石六斗了。”“四只眼”把账簿一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上次结账还欠八斗米，过了五个月，就是一石三斗。”

宝坤挣扎着坐起身，颤巍巍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，指着“四只眼”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，你象瘟神一样缠住我，我……”没待他把话说完，“四只眼”就一步上前，抓住宝坤的胸襟，一提二尺多高，杀气腾腾地吼叫：“你想赖债？我看你还不还！”说着，猛一搦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宝坤重重地跌在船板上。老伴怒火万丈，冲上前去，一把揪住“四只眼”，边打边喊：“你要穷人的命，我就同你拚！”两个狗腿子赶忙窜过去帮助主子，船上顿时一片混乱。岸上一位乡亲看到这情景，跑去向阿大报信。不一会，阿大和乡亲们气冲冲地赶来了。“四只眼”一看人多势众，带着狗腿子从船尾跳上岸，溜走了。阿大赶紧上船扶起阿爸，只见阿爸上气不接下气，额头上直淌冷汗，双手捂着圆滚滚的肚子，痛苦地喘息着……

宝坤，这个饱经风霜的庄稼汉，终究敌不过社会“瘟神”和自然“瘟神”的屡屡摧残，不久就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这个罪恶世界，只活了四十六岁。

时间过去了十来年，小斗浜却依然荒凉如故。

阿大夫妇已经生过五个孩子，贫病交迫，夭亡了三个，只剩两个男孩，大点的取名叫立发。真是苦瓜早熟，才板凳高的两个孩子就知道分担爹妈肩上的担子。夏天，哥哥光着身子摸螺蛳、河蚌，弟弟背着篓子在岸上陪着，晒得象两条小泥鳅；冬天，哥哥跟着爹妈拾碎砖，弟弟把舱板上理好的碎砖一堆堆推下舱去，小手、小脚冻得象紫萝卜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着嘉善城乡，天壬庄附近一些窑场的窑业清淡，坯泥无人要，阿大一家就靠捡碎砖卖过活。他们背着破筐，光着脚板，踏遍了天壬、杨庙的所有河滩浜头，在潮湿、松软、肮脏的沟岸边掏着、挖着。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翻弄的正是钉螺的窝呵！就这样，大量的血吸虫钻进了皮肤，到了晚上，大人小孩都说手脚发痒，阿大更是有气没力，脸黄如蜡。一天晚上，阿大忧伤地对金宝说：“听人说，‘大肚皮病’要传代，我肚里闷闷的，恐怕已经走上爹那条道了。”金宝慌忙捂住他的嘴说：

“别这样想！……”话虽这样说，她暗里何尝不这样担心着呢！当她回头看到两个孩子满是痒斑的小腿时，心都碎了。

拾满了一船碎砖，还得摇到上海去卖。一路上，阿大猛推重板，但船还是慢得几乎看不出在前进。原来，这是一只多年失修的破船，一加重载，渗水特别快，不消两三个小时船就会沉没。白天，金宝带着立发不停地戽水。到了晚上，金宝身子躺在舱板上，脚却搁在舱里测水，免得睡着后沉船。刚刚睡着，小腿肚一阵抽筋，醒来一看，水又积了半舱，急忙叫醒立发，娘儿俩又一道戽水。戽呀戽呀，日日夜

夜地戽，戽得金宝浸肿了腿，戽得儿子成了“童子痂”。

那时从嘉善至上海这条水路上，日寇设下了重重关卡，说是防止共产党活动。那些驻守关卡的汉奸汪精卫的“和平军”，乘机对船民敲诈勒索。船无论大小，每过一关就得交二角钱的“水警捐”。阿大和穷乡亲哪里交得起这没完没了的“买路钱”，只得强按怒火，忍受一顿顿毒打来顶捐。有一次，阿大和一个叫王余章的船工同行。那王余章撑着一只大船，在过青浦朱家角关卡时，他见江面开阔，顺风，想冲过去。于是叫儿子趴在船舱里，自己使足全身力气摇橹。岸边的“和平军”狂喊乱叫：“再不靠岸，开枪了！”话声未落，一枪打在王余章腿上，子弹穿过父亲的大腿又打伤了儿子的手臂，王余章三天后就死去，鬼子汉奸又欠下中国人民一笔血债！汪伪军跳到阿大船上逼钱，阿大愤恨地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碎砖头，你们尽管搬！”气得这些匪徒暴跳如雷，枪托象雨点似的落在阿大身上。奶奶、金宝上前掩护，也都挨了毒打。阿大被打后，腰部日夜疼痛，“肚包病”也越来越重，躺了半年多。这半年，船停在杨庙镇附近，一家人靠讨饭糊口。

日寇投降后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，船民们依旧是熬不尽漫漫长夜，戽不完一船苦水。

一九四七年初夏的一个上午，阿大把船停泊在离苏州不远的浒墅关小镇河边，自己上街找捐客要卖碎砖的钱去了。暮色降临，一家人不见阿大回来，第二天，还是不见他的影子。到了第三天清晨，金宝破例烧好一小锅米饭，轻轻唤醒立发说：“守着弟弟，妈去找爹回来一起吃饭。”说完，急匆匆地上了岸。锅盖下，喷出一缕缕热气，船舱里弥漫着饭

香，立发感到肚子在咕咕叫唤，想睡也睡不着。这时，弟弟醒了，扒开眼皮就嚷着要吃饭。小立发学着妈妈的样子，搂住弟弟，嘴上还轻轻地哼着：“乖弟弟、弟弟乖，爸爸回来吃饭饭……。”

弟兄俩等着，等着，等到太阳爬到船顶上，妈妈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，一进舱，扑在两个孩子身上嚎啕大哭。原来，阿大被国民党拉伕拉走了。一家人只顾哭，谁都没有想到要吃锅里的饭。

阿大被抓走后，金宝背一个，拖一个，沿街讨饭。立发常发寒热、冒虚汗，有时还捂着肚子喊疼，金宝总认为是吃了冷食的缘故，其实，立发的血吸虫病急性发作了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阿大从敌人的刺刀下逃出来，回到了船上。金宝他们一见，不禁楞住了。原来阿大被匪军抓去以后，每天拖着病筑地堡、挨枪托，奴隶般的生活把他折磨得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，头颈绝细，“肚包”挺起。一家人相对痛哭了一场。

不久，他们拚死拚活地把船摇回了小斗浜。这天晚上，一家人在昏暗的月光下围坐着，互相倾吐苦水。阿大越说越气愤，往矮桌上猛击一拳说：“唉！这日子活着真比死还难过！”奶奶说：“民心不顺江山变，这朝代总归长不了啦！”这时金宝轻声说：“叔公托人捎信来，说苏北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、分田地、闹翻身，我们这儿也有指望啦！”阿大圆睁的双眼，闪出希望的光芒，立发迷惘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。盼哪，盼哪，苦水里行船总有靠岸的日子！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嘉善城，向上海挺

进。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象长了翅膀的小鸟，飞遍了每只小船，也飞到了停泊在江苏芦墟镇的阿大船上，全家人高兴极了！虽然阿大拖着一身重病，立发瘦得皮包骨头，但今天这父子两代人摇橹浑身是劲。他们快橹重篙，直奔新生的嘉善。可是哪里料到，在嘉善县下甸庙附近，遇到了国民党残余匪军。两个匪兵把阿大一家人逼上了岸。一个双眼布满血丝的匪兵，用枪口对准阿大的“肚包”，威吓说：“把钱统统交出来，要不，休想活命！”阿大蔑视地说：“不要那么逞威，你们已经是鸭背上的水，呆不了多大工夫了。”这话刺得两个家伙象发了疯似的，一个扑上前去抓住阿大的衣领，压扁了嗓子说：“你——是共产党！”话音刚落，两支枪托轮番不停地朝阿大的“肚包”砸过来，阿大接连躲闪，枪托几次砸空，最后还是被打倒在地上。匪兵跳到船上，翻舱倒橱，眼看捞不到什么，又听到远处狗叫，惟恐老百姓赶来，这才夹起尾巴溜走了。

陆阿大，这个曾经被折磨得几番死去活来的硬汉子，终于熬到了天亮，想不到在黎明时又遭毒手。这次遭打后，他卧床不起，不到两年工夫，患晚期血吸虫病“天穿地漏”症，突然吐血、泻血不止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！

在仅仅二十来年的时间里，“瘟神”先后夺去了陆立发一家三代五口人的生命，剩下的四个人当中，也有三个人挺着“肚包”。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一个“瘟神”的魔窟，在这个魔窟里，堆积着多少“水上人家”、多少劳动人民的尸骨啊！

红日东升，彩霞万朵。